

萬文恭公文集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三

詩

丁卯歲守菴叔同士立第邵如岳表姪孫至金陵官舍余訝其來之遲而別之速也紀以是

作
督時作

北遊齊魯南踰嶺累歲浮生逐萍梗關山萬里音問
稀明月滿庭形顧影一朝宦輒移金陵帝里風光
接鄉井朋知親舊得得來慰我衰顏時一哂亦有叔
弟臆底書新年早發西溪艇可是春初尚怯寒欲行
未行期不准使我旦候秦淮船夜向燭花占合併泱

旬携手始入門已是月正當時盡病妻強起理盤殮
兒子一班都蠢蠢家門一任造物爲骨肉坐忘更漏
永白髮絲絲說少年負笈從師記齒齒轉眼光陰逝
不留只今忽忽逾知命竹林有酒下澤車自愧猶牽
秩三品叔云天北華九卿何似城南耕二頃聞之動
我宿昔心

天子臨朝出新令臣才何補首宜斥短疏上陳須得
請晤言未了促戒途苦勸再留君不肯向來遠道空
相思見面匆匆別何忍淡蕩春光柳色青桃花吐珠
香花盛官衙散帙頗餘閑一炷清香淪殘茗窓前蕭
蕭雨驟急展轉中宵眠惺惺

金陵贈林平泉太史太史別文學識甚遠

一別年深學亦深暗從千古度金針斷餘大匠希傷
手悟到良工覺苦心身棄功言惟立德念除來去只
存今金陵一笑大江闊天壤斯人著我吟

樂漁樵所辭

樵之所山樓漁之所水處鹿豕同遊魚蝦作侶或坐
枯木於深巖或放扁舟於萬里顧身世兮不住以拘
出入雲烟兮吾不知其所止耻後形以謀生兮釣則
食而採則茹吾何知五更聽朝鷄之爲榮又何知雪

夜奪折連之爲督濯纓兮清流振衣兮高岡是漁是
樵兮有所無所披髯長嘯兮嘆蠻爭觸闕者之亡羊
贈菊逸惠君因以爲壽

少從關路踏來岐中歲多才笑惠施蟬蛻孤高臨玉
露蓮花清淨出金泥身堪師席名門致室斷笙歌集
子隨薄俗亡羊心獨耻狂流奔馬力能支手裁彭澤
陶潛菊歌放商山四皓芝愛切同胞還共產撫成猶
子作佳兒遠籬鷗下常爲伴載酒人來每問竒初度
春風三月候髯仙年甲一週時儘容長者門前轍復
得朋徒醉後詩解綬我將從爾隱卜隣同住水西湄

王孫齊兒就官銓部來過書都爰念平生慨然
有贈

意氣君無敵襟期我不違
燃犀驚水族織錦割天機
才大成當晚珍藏識更稀
馬牛呼且應周蝶是還非
將世公事及來尋南國幾
舊遊人幾在一見客如婦
世味渾無染心緣不起依
神雖誰詫說鼻斧或曾揮
倒屣迎卿相傳經托鉢衣
此行吾道重端爲謝輕肥
同友人登金山有作

長空渺茫何所有大江西來白龍走乾坤一瀉欲倒
傾橫截中流見跟肘靈骨原分混沌精孤峯力與狂

瀾闔砥柱東南瀕着此流者峙者看同久關道層層
霄漢懸天清風急雷轟吼登高作賦愧大夫縱目聊
因洗塵垢同遊數輩俱得意各各無言但搔首想當
萬丈振盤處水族憑陵古今守化工變幻世不知蛟
螭吐珠貫星斗寶山我入今幾回日暮歸來笑空手
送火元卿赴山西憲幕

東土逢君入幕時傷心同賦鶴鴒詩時俱有愁過容
鬢蕭條改身在年華荏苒移戎馬近聞三晉急軍儲
更恐萬方疲陳琳最是工書記破虜先傳露布知

次存翁徐相公乞休韻四首

以下北少宗約時作

一體乾坤念未休壯時行處少時修滄溟是大蕪收

滴黍華成高不讓丘四海歸依元輔望

兩朝眷顧老臣謀陽生幽谷回春手何用蓬壺問十

洲

周鼎成王值天休

一德還資輔理修雜道公門盡

執事其看霖雨足郊立位高轉切憂勤念功就方知

遠大謀愛國愛身原不異玉堂天上是瀛洲

動非逐物寂非休宇宙擔當性亦修心事白頭懸日

月身名青史重山丘中書拜賦甦民瘼幾處籌邊伐

虜謀草詔助成新政美魚遊春沼鷺春洲

賜沐餘閒亦不休
職司百揆切交修
經綸腹內滿兵
甲文學場中
富索立力挽流風
還大雅坐無聲
色定
訂謀搜羅野澤
編遺逸
帳望多虛舊
釣洲

送少宰林對山赴任 留都次徐存翁韻二首

聲價儒臣動 帝京此心如鑑亦如衡
職聯太宰君恩重
官是仙曹世網輕
丹陛風雲頰佇
華香生霖雨更含情
講筵早晚還
耆舊休道淹留白下城
天子文思坐玉京
文臣前席近台衡
補來龍袞絲
絲細携去爐烟冉冉輕
懸明啟志三世寵瞻雲却
慰十年情一生忠孝關心事
莫帶班衣故里城

送少司寇鄭環浦致仕

權門炙手萬夫爭
君抱大壑清冰生
鷹隼天空振毛羽
挽著頽波見孤柱
當時勢路競苞苴
公獨再上臺
臣書愛惜民膏痛
至骨到今墨本傳
宗室方負祖
語拂袖歸瓶粟
屢空妻子饑
何妨酒錢覓戲
作大字掃秃筆
詩成落地金石音
抽琴去軫誰知
心半詘
宮墻棲鄭圃
颺颺高風動
寰宇萬事浮雲
忽變更世途
出否躋文明
廊廟需材頌漢
令宰相薦賢
先帝聖一朝詔
使來到門看君
抱甕方灌園
君恩深重旋登
車結束劍珮隨
先驅

今皇臨御朝政新手持法紀龍飛春謀猷足當
天子使坐鎮雅俗誰逾爾渥注龍種老精神掉頭只
欲還海濱一疏陳乞遂高志

至尊不復煩公事吁嗟麟鳳希有珍暫一出世終難
親白駒維繫在斯須紛披春雪水流澌知公戰勝顏
色腴身世虛舟隨所如我歌短韻贈公往試問東門
車幾輛

正法寺訪何古林中丞不遇

肩輿來問維摩疾悵望禪房白日高跌坐繩床經密
說參心栢樹繞庭青前塵尚逐塊羅臂初劫誰收也

順鈴更欲扣關何處是半生醉夢籍君醒

贈華玄谷水部分司武林

掃除陳語吐瑤華箭括逆鋒了不差龍象大乘堪法
器麒麟真種出名家文到湖山神助思夢迴江閣筆
生花鏤冰未足稱工巧要讀詩書破五車

送潘子嵩分教武邑

鄉校曾馳六藝名一官此日去傳經驪黃摠入方臯
相稱棟蕪收大匠明滿座共聽詩說好空齋獨覺道
心生近聞漢詔求賢急鵬翼猶堪萬里程

戊辰除夜喜思博弟至

京華旅寓逢除夕兄弟翩來自故鄉守歲喜同宮漏
永思家聊慰客心狂可堪椒頰椿庭杳謾說朝衣
御座香萬幸臨蛇年矢促明朝添得鬢邊霜

送周儀菴編修出使荆藩

珥筆常隨供奉班暫承

天遣下雲端不因玉陛分宗姓那得鑿坡借史官
盟指河山隆舊典路行江漢入奇觀採風正屬君家
事多少民勞欲達難

送新建伯王龍陽出使過越因簡諸同志

一贊倡道落昌辰一派心傳屬後人近喜河山尋漢
券遙持寶玉展周親使車到處延同志俗學年來
稍眩真白日豈容潛翹題坦途誰為闢荆慕倘收馮
骨因求駿謾道魚珠可混珍宇宙寥寥空老大何時
相向問迷津

次韻答李雲壁鄉丈二首

森李無言下有蹊相思幾度暮雲西身拋歲月過駒
隙跡寄塵寰學燕泥鵬鷗高低各自適彭殤壽夭摠
來齊遙知江閣題詩暇白日郊扉正穩棲

無極仙翁畫一圖斯人千古總朋徒江山造化分流
峙文字吾心是典謨聽少鍾期音欲絕醫非扁鵲病

難蘇坐令幻體嗟時暮一夢思君渴飲湖

送王荆石司業 留都

周家禮樂重成均 詔許南雍借講臣
甲第早占天下士 宮牆環立四方人
試從衣褐探懷玉 莫向春華採效顰
多少賢才入陶冶 翩翩天府貢奇珍

吳汝礪以海鹽丞改壽昌詩以送之

一官來往逐征鴻 再見賢良漢選中
踪跡渾忘身遠近 功名好在浙西東
衣衝花樹行春雨 船趁江潮落晚風
丞職如君才獨美 漫將高咏對庭松

送趙龍山太醫南還

探丸聞說起膏肓 御院新恩出帝鄉
面有童顏因大藥 市傳名姓是長桑
偶來下榻公重隨去行囊 百草香多病
嗟余身漸老 笑後海上乞奇方

送湯公麓改判蓬州

萬里驅馳滯一官 再紆墨綬出長安
扁舟已慣瞿塘險 聖世誰云蜀道難
珮劍光搖南斗動 匣琴聲落大江寒
丈夫莫負懸弧志 天地為家處處寬

西亭中尉見投二十韻兼寄經解古鏡次答

姓托

天潢系生當世泰 時河間稱善樂劉
向是經師驥墮

初行地鵬飛更徙池交因國士結齋共野僧持玄鑰
重重扣遺編一一披不將身後後字爲利熙熙麟音
森凡例義圖玩古詞海濤瀾瀟瀟多狗笑規規筆落
梁園乞碑成雒邑推屠牛衆竅解倚馬萬言隨憶捧
金門册曾酣鉄寺危夕談要月坐春望受風吹種髮
時時短衰容歲歲移誤叨三品秩空負百年期高義
追疇昔雄文謝險陂奇書垂老愛明鏡照形悲珍重
携懷袖光華襲敝帷囊慚脫穎手斷欠運斤資道岸
登登遠名途逐逐疲無聞過五十來者定如斯

送太宗伯高南宇致仕二十二韻

落落乾坤內尚書足有無百僚師正色三禮屬醇儒
氣與秋霜凜形同野鶴孤如方若矩表裡合如符
先帝升仙馭

今皇踐寶圖烏號思莫展紅日手親扶讜議領時
輩真心决丈夫題封名器情明察吏奸誅望實隆宗
伯才宜秉要樞世皆依北斗公懸乞西湖屢疏
天回聽群情

帝特俞宮銜加異數傳食賜先驅人物瀛州客江山
造化徒意隨流水淡恩戀上坡殊竊忝同年好追陪
畫省趨登龍霑潤澤倚玉苑頌龐莫逆論高義分離

嘆畏途齊名慚李杜清夢想唐虞黃髮誰當路蒼生
且向嗚那堪長治策未盡老成謀樂豈容吾獨身還
與衆俱佇瞻 丹鳳詔霖雨萬方蘇

衰病乞休二首

封章再上嘆歸與造化何方着病軀隱几未能還應
空執鞭無用且從吾三年嗚珮慚羣玉幾夜扁舟夢
五湖縱使巢由滿山谷不妙稷契自唐虞

夔龍接武

聖皇前接臂支頤我獨備才足朽樗難別望志存溝
壑憶當年鳩飛決起惟榆地意足跳梁只井天大小
始知原分定羣公萬一肯相憐

病中謾述二首

咄哉可怪身無用老矣堪傷道未參自覺官途遭數
偶敢將祿食比朝三醫能治病嗟難遇書爲藥神文
不探若道有人來問疾淨除客舍當僧菴

閉門一月意蕭然病裏忘機靜裏天陶鑄在人原有
命形骸於我本無緣雲端過鴈催時急葉底鳴禽得
氣先願賜歸田蒙

帝力採山猶及蕨芽拳

暮出都門投廣惠寺宿

劍佩飄然去國臣，且貪僧榻一宵身。
聖朝優老許投老，客子畏人常避人。
祿位恍疑前世事，衣襟淨洗後車塵。
可知色相空諸有，卓地無錐未是貧。

潞河舟中

一棹清燈坐夜深，行行明日返山林。
休官已了一生事，戀闕猶懸百里心。
靜覺河流鳴泮泮，夢疑瀨杳沉沉。
要津只合還高足，牛馬衣冠自不禁。

河西夜泊

君恩得賜還地，踰百里望長安。
軍需萬舸輸雙闕，客貨千方聚上關。
山水敢云琴調寡，斗牛虛映劍光寒。
向來海內災傷奏，每對題封不忍看。

天津七夕

舟泊雙流占海稍，天邊七夕又星橋。
槎通銀漢三秋客，風送滄溟萬里潮。
歸去南山餘業在，望來北斗此身遙。
乾坤回首堪遺恨，未答君恩病寂寥。

揚青道中

何用工文作送窮，一舟瀟灑意誰同。
秋生歌枕驅殘

暑天爲歸人着便風此日行歲看結局他年南北嘆
飄蓬日邊欲辨長安路舉目浮雲正滿空

靜海夜泊

一榻騰騰醉着眠洪鈞消受未爲怪夢回獨夜身猶
客月掛垂楊影在船角也自然宜去齒夔乎何事却
憐蚊清閑富貴皆天賜筭海量砂世亦偏

奉新道中

中流顧影鬢雙皤最喜朝班謝玉珂望遠無心能極
目放懷隨意或長歌雲啣日脚翻餘照風送潮頭挽
逝波百種我看終不住千金臨化客消磨

夜泊興濟有感外戚張氏故居之地

恩澤當年冠列侯只今安在水東流始知熱處爲投
筭誰戒權門是覆舟朝權發華難到夕井梧落葉早
知秋榮枯本是尋常事清夜無端莫起愁

滄州道中

一片平原萬井煙綠城曲曲走長川居民煮海盡輸
漕漕卒奔流爭擊舷南去四方通道路北來三輔拱
皇恩願如東海西皇恩濶誰奏通租放百千

東光值雨

微雨空濛罩急湍孤城杳靄有無間極知風伯揚帆

利不見陽侯逆浪難倦鳥托枝秋夢穩卧龍收甲海
天寬此行遲速渾忘却贏得陰晴一樣看

臨清遇劉西坡兵憲有作

老我還鄉甘寂寞逢君傾蓋結綢繆曾經虜寇諳邊
事新領兵戎抱國謀冀闕何人收壯士朔方終歲
暗毛頭清談坐對移時爰歸去江湖祇益憂

張秋作

燕臺建國帝圖雄驅石疏渠障海東千丈臨深龍
避窟萬年足食禹爭功鳴蟬噉噉依秋岸喬木森森
挺暮空群策漢收看往蹟白頭吟眺際時隆

張秋四望追頌武功伯往績

金堤初築濟漕船九堰蕪膏萬頃田泮水已平唐帝
後雄才誰過武功前龍宮徙族轉千里海若安流納
百川經濟後來非一手乾坤儲養却多賢

羊山舟中逢翁見海少司空有贈

人仰文章能飾吏

帝咎岳揆簡司空不辭行地窮泉穴常見浮舟住蜃
宮赤子獨授真已溺波臣分派戲神通向來石畫天
人合看取還一朝告禹功

舟中與翁見海燕坐

三十年前筮仕時與公相見白雲司每傳好事人多
頌再接高風世一移冰蘂共看心似水星霜剛染鬢
成絲乾坤整頓湏才傑樗散無成只我悲

平原旅思

尤景催人頻老少堪輿載我幾東西昔登第時爲一
世舊遊宦處過三齊名山敢望藏文字芳草行將伴
鹿麝赤霧朝來消白日歸途不見武陵迷

桃源夜泊

朝衣新解辭官守家事無闕尚旅棲天與湖山多富
貴舟隨雲水任高低老年誰作籠中鳥壯志都消夜
半鷄小酌黃昏當月坐酒杯光射碧波齊

東溪同王曉峰舟泛

以下少宗伯致仁

雨歇川原似掌平四圍山色洗來清風搏白鴻穿雲
沒溪入蒼顏盡影明任答漁樵言不避已甘樗櫟夢
無爭相携同伴餘何事欲乞良苗學偶耕

靜軒兄舉弟二子詩以志喜

仙菓纍纍生碧海蚌胎得得出龍江人間龜鶴年千
百天上麒麟壁一雙僮僕歡忻迎上客老夫笑傲倚
南窓從今身外無餘事兄弟頻過倒酒缸

秋深討菊逸惠丈不至

美人不見悵清揚咫尺翻疑道里長
白髮時時親短景黃花日日近
重陽殘書柿架螢光冷破帽隨人舞
影狂移玉倘能來作伴舊醅開取共持觴

玄卿壻得第而歸務爲近裡之學因携其詩至

舟中讀之有作二首

新得科名舊業存欲承家學答

君恩臂鷹袖手銷餘技抱瓮無機且灌園
高鳥養成二歲翻閉門著就五千言
乾坤有子客吾老把卷長

今過遠村

血曾驚千里駒未經鞭影向前趨
雄稱世上萬夫

敵學接人間一脉儒遊刃入牛行處解習心見獵坐
來除期君百煉工夫足高視浮雲任卷舒

茅山上宮二首

崇岡互高下曲磴轉西東棟宇層層構樓臺處處空
丹梯雲壑上金簡石函中更入三峯頂冷然欲御風
排雲出層閣鑿石占高峯平地開三界中天到九重
鶴巢前代樹鷄應曉時鐘信宿烟霞境仙源似可逢

下宮二首

經時溷塵俗偶爾入名山玉殿當空敞金峯極目還
路迷仙子杳月落夜壇寒大道明明在嗟哉醒夢間

華陽天作洞，句曲地通仙。鳳吹來松際，龍驂下日邊。
雲深常護石，樹老不知年。我欲修輕舉，其如雪滿顛。
一峰

上峰獨立壓諸山，就險開途曲曲盤。半腰已覺雲生
下，絕頂更疑天可攀。千年鵠集窺爐鼎，萬里鵬搏刷
羽翰。何事道人翻厭靜，空令白日鎖筠關。

二峰

飛巖縹緲插雲端，彷彿高峯作二難。砂護三陽靈寶
石，盤四面拜壇寬。最憐仙境供衰白，那得童顏注
澄丹。少日蹉跎堪悵望，桃花春水路漫漫。

三峰

中峰北下更攀躋，擬見三仙費品題。縱讓兩崖雙髻
出，不妨四望衆山低。閣虛疊巘迢迢架，窓入平蕪面
面齊。白玉銅鍾復何許，前朝回首夕陽西。

積金峯

三峯餘氣結仙靈，頑石丹成盡化金。渺渺飛雲看鶴
舉，時時枯木聽龍吟。瓊樓高據千尋地，魔鬼潛窺百
鍊心。貧相何緣探寶箴，洞門遙閉亂山深。

題靜軒兄湖汶山庄

門臨罨畫四山圍，喬木參天拱翠微。雨後近看蒼壁

潤春歸初見綠陰肥
踈籬編竹通樵徑
澄水浮舟下釣磯
世態不交防檢少
道人於此更無機

遊張公洞二首

振衣岡頂俯崔嵬
雙樹當空一穴開
石像爭竒懸寶蓋
日光拋彈走仙臺
已憑盤地金鰲力
更想擎天玉柱才
到此萬緣渾欲盡
不愁歸去路迷來
山如衣褐外無研
一竅統開百寶懸
忽訝空中窺寶相
翻從地底到諸天
龍蛇雜遝爭巖徑
煙霧涇濛滴
泉此處索珠如
不得枉教方外費談玄

遊善行洞

始過山前下
天
轉山頭遠
結椽四面墮崖諸險
護甲峯托鉢一僧禪
綠齊洞口新篁籜
紅落巖前古杜鵑
我去來何所爲
倦餘聊借白雲眠

嶺凌虛但覺此身浮
半天色相三生
望收雲氣下
依蒼蘚住日華
高際碧
流然然八極淹
餘興安得青年恣遠遊

遊玉女潭

扶杖升天壁
低身下碧岑
人傳仙子跡
我向玉潭尋
名自從開闢
源誰測淺深
霞明脂棄水
日照鈿拖金

後石探餘響浮杯試淨心遙看千嶂合不受一塵侵
映樹層層翠含雲片片陰壑虛聲杳杳山拔氣森森
我夙貪幽賞因之滌素襟何緣來解珮還喜得抽簪
應接神無暇登臨思不禁回車當暮景歸路發長吟

次韻答吳生

功名已是幻身餘千古興亡一廢墟世事紛如塞翁
馬人心險過太行車若知大化終歸盡肯羨浮萍我
不如看破榮枯堪一笑紅塵多少泣前魚

送張岨峽中丞巡鎮水吳

以下南大司成時作

日閃旌旗仗鉞行春光海峽林陵城波清大海坐銷
口天送長風爲洗兵幕下有才收驥種民間無事看
農耕白頭典教非吾任將傍棠陰寄此生

壽石城太常七十

春曾是南宮第一人地聚衣冠星動
秋生申鳳凰臺畔烟霞句燕雀湖邊
善傳石室肯輸黃閣畫麒麟

百瀛洲仙會

妙神仙客携得瀛洲入大觀桂子香飄金
闕迥星文光動玉堂寒喜後平地超凡界笑向前身
覓宰官此日蓬壺同舉白何時顏色却如丹

壽陳母蔣氏九十

翩翩婺女動星文九十人間幾度聞
歷遍太平經六世再逢花甲又平分
庭前義訓惟機織地下心知只布裙
便到百年剛一瞬還期長久見仍雲

挽岳懷穆

弱冠游黌校中年喪鳳麟高吟日一首
四壁歲孤身每詫容顏少常矜步履頻
招魂吾有頌君系出忠臣

挽卞懷麓

一經窮易了五鬼送何難處世常孤客
謀生在一篋丹心垂老壯白髮帶愁寒
瞑目夜巾望黃泉淚未乾

余舍無菊偶訪尹洞山宗伯寓見菊盛開因

父與名花定友于奈何花不到吾廬也
知顏色心無染試共冰霜意未踈
勁處當堦標子子閑來面壁影如如
對君便憶開三徑作伴還鄉賦遂初

風落瓜棚臺上有短菊一叢

鞠藤砌草滿庭荒蕪浹秋容覆短堦
烈士處囊終脫根佳人在谷故流芳
放教學露和根長留取凌寒徹
官香天意栽培原自定白頭相對借餘光

董幼海少宗伯將歸歌以贈之

使君一疏投南荒十年劒氣衝斗光
形骸土苴不足

道護持名節如懷寶千巖萬壑饒瘴癘九元一生飼
魑魅曹溪衡嶽飽經來震雷不動陰雲開欲托巫咸
翹上帝虎豹斷斷九關閉空矜傀偏胸次豪鳴金戛
玉揮彩毫 明時誰使棄麟鳳幾回韜晦身逾重
詔書一日召賢良解釋禁網登 廟堂旋膺
簡命適南國肅肅羽儀稱宗伯冰壺含露清見底鶴
也肯與鴟爭鼠白衣倏忽化蒼狗世路巉巖何不有
後來好事物壞之冥冥簸弄忌多取君不見有力負
山夜半走鐵作門限鬼拍手輸君慧照一宿覺後來
窠臼盡翻却若道虛名真足依必須盡餅堪充饑因
之頓捨素所愛一笑始識乾坤大游魚得意忘江湖
九萬天池鵬不礙澄之不清滄不濁感德何妨太白
辱本來面目常自在好醜誰能逐人改要知芥子納
須彌莫如河伯談東海

蝦蟆庵獨坐賦菊

山會語句恣然此日離披向梵天花散講堂供說
法清分香室助參禪已無送酒煩官騎祇有養英續
楚篇獨坐空齋塵不起青精晚節聞婢媵

珍珠橋見紅白菊二本

霜凋碧樹錦屏空雙菊誰堪玉露中冬日始凍花有

主秋風色過蝶難通素娥照麗粧疑白仙容丹成火
勝紅爲問幽人何所好清光的的與心同

銀臺周與麓招飲看菊

無數秋花喚眼青霜安原不作娉婷丹霞千載鶴擊
頂白雪一羣鸞翮翎高朵魏魏俱入室踈枝落落各
分庭共來把玩須拚醉那計歸途已載星

賦黃菊一色

高戴黃冠朵朵勻不煩雕飾自然真色香冉冉動盈
紅紫紛紛空效顰土德暗司元化柄金光出現法
樽盡是看花客不及東籬欠酒人

三唐幼女御使秦三首

以下北太
宗伯時作

爾携妻子客長安余亦衰顏戀一官早歲傳經心事
在暮年秉燭別離難身將周典敦同姓路指秦關入
大觀想到隴頭應念我夜深北斗劍光寒

壯年仗節意何雄百二山河指顧中函谷依微瞻道
氣咸陽彷彿辨驪宮且看客部乘槎去正值降王款
塞同欲慰相思在何日歲寒江上報歸鴻
乘龍當日重門闌此際提携在鳳鑿却怪岐途堪墜
淚謾言先達可彈冠光搖劍珮星河動翼奮鯤鵬宇
宙寬知子平生多遠志好圖形勝入來看

送別玄卿因憶諸子

夏日江頭別五男秋風送汝淚仍含
文探禪理虛疑定一動鄉愁自不堪
驛使關中行擁節家人庭畔各分甘
嗟余獨客垂垂老風雨三更夢草菴

孚齋王丈由大學錄佐成都余既為文送之又

益之以詩二首

少小論交管鮑知只今垂老嘆分離
蓬蒿我輩原非志陶冶天然任所之
寒近雪山開府處君駐茂州春歸錦

里下車時共憐別駕淹文士草檄新傳諭蜀辭

懷玉何妨衣褐麤却從國學佐成都
才堪司馬登高

賦路向王尊傍險驅星動益州飛使節
風清蜀道護

儲胥喜君驥足今方展莫戀尊鱸憶五湖

孚齋王丈別期漸近懷之不已情見乎詞復得

五言四律

冀北堪師士川西遠入官乾坤吾道重宇宙此心寬
學用三冬足歌騰萬井歡文書今再見蜀道定非難
役後百年內迢迢萬里餘斯山入漢時日月送君諸
志以凌雲壯文因濯錦餘歡如消息好頻望報雙魚
百遍過吾廬清談勝讀書解來琴共調別去榻應虛
歲晚勞分郡喪事且求逢停雲思不極初月下塔除

夫君抱奇氣

天子况同時
寒暑入人間
世運迴國子
師委形已隨
寓至實終自
持誰道鳴
同鳳巢林
欠一枝

南宮秋思示諸進士二首

繚繞南宮

北闕傍憶年三十
此為郎寸心無老
偏懸日短髮經
秋更著霜壞土
豈能增春華
曠芹聊欲獻

君王願言努力
夔龍會莫負
明時際有唐

濟濟英髦聚一堂
森森爽氣接
明光喜從玉署生

清思已覺金飈送
早涼此日衣冠趨
禮樂他年勲業
看旂常著鞭須
及青陽日不見
樗材老自

元旦朝賀

年華正盛
晨玉珮朝

天六十人風靜
星河帶微曙
氣蒸宮闕入
初春奏承
帝語常餘
祝首官班上
紫宸衰晚
豈知榮遇渥

白頭添別報恩身

送重一槎自大同遊太華二首

北門雄鎮入雲中
西嶽峻嶒指華峯
馬度三關迷野
望手持九節訪仙蹤
高攀玉女逢
奇石遙覓希夷對
古松畫裡有詩詩
裡畫知君收取
意兼工

名山有約宿生軌五嶽經行此是三胸滿烟霞非有
癖心忘身世得同叅步臨絕頂侵天界衣帶空雲下
夕嵐自說遠遊猶未了又移清夢向衡南

感遇書懷

天畀才偏弱交稀跡復孤此身如墜葉同類豈孿孤
乘傳叨恩渥還鄉感歲徂寸心憂故在未敢樂江湖

致仕辭朝

衰老從前久不支空矜際遇托明時每憂職事堪
心折深藉言官拯力疲行止乾坤皆自在榮枯天地
亦何私懷恩欲報應無日戀闕沉吟有所思

解任還鄉

鑄頑軀造物爲幾經鍛鍊到衰遲那能國士酬知
已祇覺官曹負所司指我閒來惟玉佩隨身携去只
書帷便尋舊隱還東海却怕羣鷗已起疑

過東平德安悼馬中丞梁翰檢二年丈二首

東土饒豪士荒原塋故人纍纍鬱相望一一迹成陳
爾隔千秋日吾留幾歲身若知生息理長夜豈非春
性地謀生足教童度曲新寧知再閱歲奪此兩賢人
別館清秋露殘編白日塵我來思舊事寂寞過河濱
即事吟三首

虜款雲中塞烽銷薊北烟五年頻貢獻萬里洗腥羶
犬豕鳴嗥伏猿狙喜怒偏將軍承賞賜切莫廢防邊
玉葉托天潢金枝歲歲昌如何傾國賦不足膳宗糧
父姓供人役顏銜救死亡誰調膠柱瑟須及早更張
不執掃門役翻盤要路津誰能操國柄無使落刑臣
第連三輔朋儕動萬人狼貪殊未已刻骨小民貧

道中書懷

公道懸車志未酬洪鈞佚我念全休已知顯顯成踈
尚肯向冥冥起怨尤狂放野懷隨戲蝶閒行古渡
老年無事安心法天

過徐州

漂泊彭城夜踈燈寄一舟身方辭國政心尚切民憂
室總登魚鼈涯難辨馬牛道黎散欲盡况復困征求

冬至前夕二鼓渡高郵湖

灰飛六管知長至壇擁千官憶上都衰懦老臣違

御側夜占風候渡南湖

壽陸樂莘八十

以下宗伯致仕家居作

聞道稱觴八十遙平分秋色正中宵撫摩孫子見三
生先生壽平過五朝庭下有久游學校村中無事
話漁樵願言百歲徵人瑞誰向侯門羨珥貂

丁明府爲余視定墓地有感二絕

塊然身後欲何求
群蟻收功飽鬪體
深藉君侯通造化
那能人物重山丘

只愁臨化寶俱銷
未死山川已寂寥
異日何人起先哲
却無名字到芻蕘

遊中隱庵用潘子德韻二首

城外招提寄一隈
尋幽時到講堂來
林間花蓋紛紛發
天際雲陰忽忽開
清磬無聲禪意寂
空幡不動道心回
比年廢齒忘言久
新偈還因戲辯才

松默經旬卧草隈
試參釋子問西來
一庭花雨諸天近
雙樹祇園土界開
食鵠每從施處下
露牛不待拽時回
人間無用真爲用
社櫟山樗最有才

七夕同王龍溪燕坐有贈

天上茲宵是聚星
喜逢佳客亦中庭
八旬自鍊猶龍骨
一竅真通大造靈
道氣已占眉鬱鬱
天機偏覺目青青
倘參玄論知常住
不向浮生嘆水萍

立秋

東風半月暑全輕
秋入新涼枕簟生
短髮又隨梧葉落
微吟欲伴蟋蟀鳴
銀河閃影九天瀉
玉露溥空五夜清
景物依稀人自老
不禁思慮尚營營

秋懷用前韻五首

老去渾疑萬事輕，秋來依舊百愁生。
徒聞人世爭蝸鬪，不見朝陽有鳳鳴。
今古杳茫棋局變，乾坤感慨夢魂清。
一從胡歎雲中塞，咫尺邊牆布虜營。

富貴浮雲過眼輕，衡門聊爾托吾生。
日臨大火當空耀，氣動寒蟬刷翼鳴。
河漢含星疑合彩，芙蓉襯水映雙清。
此時百念俱灰燼，著策無勞問四營。

楊朱不捨一毛輕，墨子施親等衆生。
可是世衰稀鳳出，競將管測學蛙鳴。
長空豈礙烟雲障，皎日終教清岐路。
亡羊應早辨莫言，林下盡無管

明時典禮職非輕，豈料叨承愧此生。
每與上公聯珮立，數趨三殿候鍾鳴。
南宮回首撫陳跡，北斗頻瞻空太清。
一事不膺今卧病，扶身藥餌費經營。

中年學道宦情輕，投向名師是宿生。
藥用刀圭看起死，琴彈山水聽長鳴。
受形那得分人我，處世難容混濁清。
但使歿身隨所化，菟裘歸計未須營。

贈玉音禪師

幾年說法向台溫，杖錫還山舊寺門。
却喜寶珠隨臂指，已看金液混瓶盆。
托鉢光陰無去住，轉輪日月任朝昏。
慈航到處逢人渡，半偈須留且勿言。

喜辰陽丁天門文學至

青草經時沒講堂故人千里至何方歲移莫訝形容
改身在偏憐道義長幾處山川足吟咲一庭風月誦
文章遙知太學傾同輩名姓從來易擅場

喜唐倣純外孫得子

偶值祠
堂生芝

汝得初生子吾爲四世人麒麟天降種芝草地翰珍
甲第傳家盛儒林接武新定然成宅相何用問星辰
送隆甫三弟赴福建臬司從事

年踰六十是衰期復向鵠原嘆別離五月衣露梅子
雨八閩香入荔枝時紀綱籍甚稱賢幕清白流聞只
素規一職膺身湏報效秋風切莫動鄉思

黃海南送櫻莢

骸竅通君臣方驚病渴身一籠瀉朱實萬顆破清貧
防甚江頭烏嘗先我輩人因思芹曝獻恐作荔枝塵
喜字齋王六丈自蜀歸住余園舍二首

三歲川居路八千山長水遠思茫然容顏不改還
鬢消息初傳又半年虛室暫看清宿霧層軒數許論
遺編乾坤無恙兩人在欲嗣師門老着鞭

幾年蜀道歷崔嵬却喜今朝萬里回參井捫天登劔
閣雨雲迷路下陽臺簪纓得解曾無繫羅網虛張了

不猜况是東籬黃菊候肯輸陶令賦歸來

游工文庵有感次唐師舊韻

道義交游一脉深
泫然誰復聽琴音
河沙看老年年境
香觸叅同處處心
齋素共持惟釋子
紛華無羨是山林
此身消息隨天壤
不爲長生始惜陰

生辰用韻

六十三年感慨深
耳根今日喪雷音
耳聾半生學道原無道
中夜安心又有心
已解榮名輕世路
莫將枯寂住禪林
欲知老至尋常事
請看庭前石上陰

次徐存翁韻識感

道在亡羊際身當失馬時
星星頭已白滾滾歲如馳
用藥思秦扁彈琴望子期
伯淳居甚近禮拜一何遲

書懷次唐玄卿韻二首

回首塵蹤踏雪鴻
昂霄無復氣冲冲
溪流泛泛一春雨
林樹刁刁衆竅風
學惠閉門猶是泥
求齊操瑟未爲工
祇應坐卧消長日
老去生涯退步中

莫起浮思欲射鴻
漸疎聲味近玄冲
雲生雲散不知處
花落花開一任風
自喜容顏天放老
誰矜篆刻世稱工
遺珠索處何由得
占夢那知是夢中

喜玉音和尚還山二絕

還山杖錫白雲開世界三千下講臺我欲因之扣新
得却無一物帶歸來

托鉢隨緣應世人明窓落影坐時真怪哉喧寂常知
是爲覓如來不二身

善權寺同陸五臺司空夜坐

吐盡精竒落碎金禪房喜聽海潮音可憐滿腹三生
話不減匡時一寸心無藝可名稱道術有形不着住
儒林殷勤拈示將何報爲惜餘年秉燭陰

同陸五臺司空游善權洞

初上巖頭披宿霧却來洞口掃飛雲山川開闢今還

占主客登臨我與君玉蘊琅玕窺地脉石懸獅象訝
天文誰言混沌不堪鑿直欲追論條忽勳

與陸五臺司空話舊

隻眼惺惺冰鑑開時賢一一品題來薦書濫及三語
掾散質原非八座才塞馬忽亡翻是福冥鴻高去了
無猜且歡面目依然在還向山齋對五臺

陸司空既別復留覽芙蓉龍池之勝余不及陪
一別孤舟已欲東更聞三宿住芙蓉胸藏丘壑不辭
兩身帶烟霞亦馭風蜥蜴滿池龍出水松篁彌谷殿
凌空文星到處山靈迂悵望仙踪我不同

金沙寺訪陸五臺司空已去

山中正望一宿覺湖上先歸半日程
病體那堪醫藥少禪心應向別離輕
竹陰寂寂尋行跡柳色青青長道情
思到無涯思不得禪床月上夢魂清

重到靜軒兄湖波山庄次舊韻

萬竿修竹綠成圍地隔塵囂暑氣微
夏雨隴頭苗黍長秋風溪上鯪魚肥
羣峯繞屋輪屏障茂樹臨流隱石磯
暇日閒談共棠棣不須竒好落玄機

寄張元洲冢宰

冢卿向歲乞歸休華髮蕭蕭范蠡舟
和氣飲人冰泮日名途脫屣石橫流
身違北闕巢丹鳳家住西湖狎白鷗
聞道關門學清淨鱸魚蓴菜一無求

遊堵荆泉園池四首

大隱住何鄉開池寄草塘我尋三月約
風作半秋狂雲雨終然散乾坤爲底忙
同心恣同賞但覺道情長龍蛇驚見字
花鳥絕愁詩筆落芭蕉葉詞翻楊柳枝
鯤鵬能致遠蜩鶯不辭卑小大道遙在
寧容掛一絲遠望樓堪倚重來犬不驚
銀絲庖畜鯽玉粒擣新粳曲几時時隱
浮雲事事輕慚余今喪耳隔壁聽吹笙
歸路方携伴旋風又轉槎主賢仍下榻
客至似還家

桂子金飄粟芙蓉水襯花天然看不厭秋思杳無涯
陸西巖遷居次四首

旭日遲遲愛我廬騷人也復卜隣居試後市隱叅喧
寂不向星家問建除客子每來多長者世途終見覆
高車室中容膝無他物只著茶經陸羽書

逆旅人人占一廬寂寥偏愛子雲居園花種種携堪
灌庭草青青任不除近郭有溪時下鳥比鄰如我正
懸車新詩落筆從人乞莫作彌明厭俗書

已知天地是蘧廬城郭何妨大隱居帶得詩篇光戶
牖招來鳥雀戲堦除一巢托息渾如鷄十里尋春不
問車看爾忘機應住世青鸞他日定傳書

矜寵何人夢直廬清高爭似野人居四時佳景供吟
眺百種閒愁總破除晚節獨栽彭澤菊危途應笑太
行車詩壇共說君才進知是囊中得異書

高郵魏象岡上舍以其父曾爲余屬吏相交甚
久每隔歲輒渡江顧余於陽羨今來一月矣
別去就選贈之以詩

帆渡瓜洲更向東如君高義古人同爲尋知己來江
外每話先人似夢中至以隔年如北鴈相從一月愧
春風清才自有凌雲質仗劔臨行膽氣雄

除日用韻

無事經旬不出廬祇同詞客賦閒居三千三界身猶
幻六十六年歲又除莫羨從人誇後乘幾看險路覆
前車灾祥自巳非天降何用推尋卜筮書

壬午元日次韻

憶昨休官返故廬六旬麋鹿伴山居門迎賓客惟三
徑眼見年華忽七除曾引上元朝北使每通重譯指
南車太平行止皆堪戀願頌同文一統書

新年書懷

新構層軒近道廬寢興言笑任吾居在家一似出家
境去日漸多來日除片斧何人揮妙手輪轅徒自飾
虛車聰明見解都無用誰暇分疏八字書

立春日黃對茲邑侯送春酒用韻

歲月推遷只舊廬里閭鷄犬總安居天無沴氣占豐
稔邑有神君出選除共仰清廉常繫馬獨慚鄙吝欲
焚車舉盃一酌春風滿喜見循良漢史書

人日次韻

人日春風襲敝廬氤氳一氣與天居梅花似雪堪攀
折桂葉含香莫翦除老去清齋羞列鼎閒來緩步當
安車衰殘不是揮毫手每得新詩命僕書

喜許子仁至

宴坐覺人聲逢君倒屣迎心無存願息話不到謀生
時至千花發春來百鳥鳴何當狎童冠溪上踏歌行
壽李介貽從舅八十

族自老聃姓人傳南極靈百花開麗景八表啟遐齡
祖父鍾餘慶兒孫課經含惟來鳥雀足不離門庭
貧樂他無羨紛華跡盡屏諸緣同止水萬事付浮萍
直性如弦矢洪音響為鈞溪聲聽泛泛山色辨真真
耳目占難老光陰屬彼形外家吾自出舅氏足供刑
早歲櫻塵鞅微才忝

帝庭泥塗憐掉尾清渭惜流涇晚脫功名路重尋竹
石盟徒然心炯炯已是鬢星星獻壽隨斑服稱觴醉
綠醪耄期長在望骨肉眼終青

催僕田

衰年住世都無事終歲謀生只有耕食力未須羞學
稼祈穰聊為助輸京車疇足木家家雨布穀催人處
處聲坐享太平還自幸薰風長日夢魂清

金泰二學博同新進諸賢見過二首

蓬門佳氣為誰開欲見賢良冒雨來文是生儒占國
器志非溫飽笑凡材相將鴈塔題名去贏得龍舟奪

錦田况有名師着鞭影他年勲業在麟臺

文星昨夜動三台鳳質奇毛滾滾來筆落珠璣雲錦
手氣干霄漢豫章材聲名好爲吾鄉重學問應須早
歲培樗櫟似余堪作鑒光陰如箭白頭催

郡守蔣少虹至

王程蹙迫尚相尋高義飄然動古今暑氣鬱蒸秋正
烈寒門閒寂草方深清談歷歷醒塵夢白髮垂垂感
素心徒步渾忘五馬貴欲持聲價比南金

送蔣少虹守韶州

黔南幼學嶺南行聞道炎方近偃兵滄海夷夷隨令
轉西江恩澤逐流清一官報國心長在三世傳家
攻可名壽昔期君應不淺相逢是別若爲情

蘇州詩集川周文七十

昔爲石多藝迂跡我獨思形骸分大造踪跡落堪輿
自是齊頭角師門學步趨論心懷抱盡見面笑顏俱
高義隨才騁飛騰任運驅鹿鳴登國器鵬翼阻天衢
失本存規矩諸生得範模思常周百慮慧足反三隅
琴調誰知已經傳老宿儒道歸息塵鞅踴躍蛻泥塗
淪茗依陽羨烹鮮近太湖潛身羣鹿豕逐隊入鷗鳧
間齒古稀到占辰七夕紆河明高照耀鵲喜亂喧呼

蠅翼堪書字，霜毛不染鬚。精神逾抖擻，容貌特清癯。
慶澤培麟趾，文章屬鳳雛。識能窺古鼎，巧不廢新畬。
昔歲車懸壁，前堂草沒襦。吾惟欣寂寂，君數顧區區。
一水携仙棹，單身屏卒徒。寒蟾從早菊，纖月掛疎梧。
高義今無敵，衰年興不孤。瞻知空是樂，善以謔為娛。
自是生涯得，無將藥餌扶。其來鼎鼎椿，桂種株株
詩為良朋強，腸因綺下枯。最憐參寶訣，可羨握靈樞。
秋圃甘朱實，賓筵醉碧醪。需喻龜方朔，會好繪壽星圖。

李孤山餽新米一絕

民瘼望秋成，腸斷中宵聽。雨聲忽見新，粳香滿
室不禁撥粲最關情。

詎意衰期又，食新醜來將近。八旬人接生，此是長生
藥。辟穀何勞起，妄因

秋日雜懷四絕

葉底寒蟬淒淒露，老籬邊野菊盪盪風。開枯榮齊到誰為
主，過去香松安在哉。

老景那從忙裡過，重陽偏向雨中來。登臨未得酬佳
節，弟姪聊同醉菊杯。

回首光陰迹已陳，化工轉變許誰親。昇時相繼一年
去，點檢筵前少二人。

棋局都迷先後着，鬢毛盡禿短長絲。觀心擾擾三秋夢，覓句冥冥半夜詩。

栢潭孫翰撰見過

文魁天下尚逃名，良質深藏寵不驚。民物一家心遠大，詩書千卷意縱橫。才華早繫鴻儒重，溫飽懸知雅志輕。爲語蒼生待霖雨，無煩仙客覓蓬瀛。

贈吳鶴洲六十二絕

老年堂上仰恩慈，報答春輝寸草思。阿母從來憐季子，笑看今歲六旬兒。

早歲成家富足身，四更祿秩轉清貧。籬金遺子成何事，一諾無慚季布風。上苑龍媒空冀北，少微星象壓吳中。吾衰甚矣君不見，却喜三語將無同。

題六叔行溪山集勝樓圖二首

隔岸青山迤水來，憑高結構敞樓臺。風吹細浪遊魚出，日曬雲鳥回似覺。羽翰身世澗不妨，行役生涯圖開二人自是飛。鳧容况復郎君倚馬才。

南嶽遙爲對結樓，西溪繚繞瞰芳洲。雲霞散綺添山色，松竹吟風渡水流。思入大觀真有逼，坐堪忘世復何求。夫君素志吞丘壑，携向行囊作卧游。

靜軒兄邀看玉蘭戲詠

筆鋒拋散已無尖與日爭光上
挿簷俯俯肌膚仙綽約森森行隊
佛莊嚴玉顏不受飛塵染米骨原非炙
手炎欲折一枝歸淨几恐妨耽目亦傷廉

顧涇允見過有作

堂前有客來尋徑門外張羅正下簾
倒屣祗因聲臭合忘年真覺道情兼
名如美色千方避操似精金百鍊堅
鵬負扶搖搏翼上龍蟠鱗甲待時潛
好日麗景花侵坐爲狎清風燕拂簷
旭日初光君自愛寒灰餘氣我何嫌
頑空莫改觀心障高蓋誰知要手炎
大器

早成

高岡鳴鳳萬人瞻

河上口號四絕戲呈震川周丈

閒展文章誦二王短策雙睫老年忙
醒心惟有憲前月十夜設勤照海棠

水筆運書庭有石霜皮溜雨木爲山
興來物物皆奇遇忘盡頭顱雪點斑

芙蓉襯水氣氤氳秋日常開花薄似雲
可愛清芳渾不染肯將色界亂青闌

七豎雲帆遲惡風遠拋綸網截湖中
紛紛水淺俱亡命莫倚長才困白龍

送蘄州守路伯際入觀

兆協三刀寄楚黃政稱高等入循良心家
天闕行行近澤沛江流滾滾長吏與褒賢多品藻
御屏書姓有輝光一生事業從今始莫厭王程缺
拈

輓玉音和尚

經典篇音字字通還山示寂總成空
登壇花散諸天雨渡世宗傳一臂風
鳥下猶尋施處食僧來只拜影
堂容嗟君去矣今三歲四十年交似夢中

游芙蓉寺四首又晚寺僧夢塘一首

荆溪古刹讓芙蓉岡阜岩峩氣勢雄
千頃竹圍青嶂合萬株松蔽翠烟重
直探虎穴開山祖遠挹龍池對案峯
懷古遍尋高士跡石橋三到定相逢
渾忘衰謝作山行十日資糧不著名
未使風旛漏消息尚勞僧衆出逢迎
秋生萬籟吾無隱日落千峰眼倍明
一宿恍然成覺悟朝來清磬起經聲

雅志名山始一經不辭俗駕感山靈
開晴雲氣霏霏散獻秀巒光滴滴清
常住禪僧施舊榻暫來學士著新亭
老年似我真無謂非釋非官獨倚屏
面臨離墨背銅官知是芙蓉入大觀
身出藤蘿疑地

濶目窮霄漢覺天寬
聲搖松竹如聞語
色帶烟霞若可餐
翻憶住持人去後
孤峯寂寞夜壇寒

常持戒律心偏小
恥學浮誇語似慵
派自性宗期作佛
食後力出亦明農
有時轉藏繙經匣
無數遊僧候飯鍾
普濟慈航誰得似
獨留遺影鎮高峯

右觀塘寺僧

送唐玄卿往佐京兆二首

昂然獨鶴在雲端
松栢偏能耐歲寒
再出已逢強仕後
多才歷盡畏途難
隆污自足占斯世
喜愠何曾繫一官
我得晚成觀大器
衰年高枕夢魂安

將德業成先志
豈只聰明讀父書
懷玉久探衣褐表
鍊金翻得失官餘
塵踪過鳥隨來去
宦跡浮雲任卷舒
垂老相依情更切
南鴻早覓慰離居

至日同友人登文昌閣倡韻

閣應文昌迥十尋
時當冬至我登臨
雷升地底中宵復
天放人間一線陰
高棟遙占侵斗氣
凝雲即是閉關心
不辭下里聊爲倡
擬聽陽春白雪音

用韻答王孚齋見和

衡門長閉少人尋
惟有初陽歲一臨
南陸曜靈驅短景
黃鍾葭管喚窮陰
莫嫌機巧人間世
不掛絲毫老去心
偶爾與君談造化
青天無語透洪音

冬日書懷再呈乎齋

喬松杳杳有誰尋生死乾坤是遍臨莫訝老來難復
少祇歡陽長漸消陰靜觀今古無他事晏坐天人只
此心又欲忘言緣未了尚從寂寞去求音

用韻賦雪二首

寒威催老互相尋一兩經旬雪復臨氣結層霄疑太
白花飛六出鎖重陰松栢青青歲臘意昆蟲寂寂蟄
天心探梅杖藜非吾事高卧袁安是賞音

怪底狂風入幕尋幻師送雪夜來臨光搖淨室連天
白寒透重裘匝地陰覓句吟詩騷客態祈年作頌老
臣心那堪景物蕭條甚獨向禪宮扣梵音

用韻自述

狂尺誰言可直尋戰兢息息帝天臨一中起念皆爲
妄道外生謀揆是陰游刃極知牛有地斷輪應到手
忘心真機洞觸思狂士舍瑟鏗然點爾音

聞吳氏女得子訝其無報口號二首

鳳鷄驥子喜分胎聞道豐城劍氣回欲問平安無信
息不勝兒女浪疑猜

幾回屈指筭期程年老猶慚繫俗情從此萬緣渾盡
息好因禪寂學無生

以舊服寄吳氏外孫

祖師授記傳衣寶吾爲枝孫解身裳曾握紀綱安萬
姓且司襁褓納千祥

游善權洞

兩餘日出淨無塵徑入仙源不問津雲護雷轟分海
陸龍蟠象立混天人四時變色原非幻雙眼搖光認
未真白髮自知衰已甚敢將詩句擬精神

顧涇陽吏部見過湖上草堂二首

避地住湖陰君輕百里尋烏魚看上下山水覺高深
覲面知懷玉聞言獲斷金白駒那可繫垂老好賢心

社櫟容吾大人龍讓子奇春風震澤棹落日蜀山祠

屋角緋苑笑沙頭白鷺隨莫逢黃叔度一丸轉成思

題九松卷二首

何處天聲捲海濤峯陰隔日九松高採苓服食君同
老好手圖來詫子豪

伏盡群陰只老陽手栽松樹九株蒼葉巢鶴子天仙

下幹俯葉鱗山日長

蚊睫歌爲姪旭作

化江握天樞造物無小大人心潛靈根廓然非內外
無欠亦無餘彼此寧相待萬有只一機莫破即莫載

也知芥子納須彌一粒粟中藏世界觸蠻二國戰螭
角鷓鷯一枝過鵬背世人無故逐妍媸本來空洞翻
自隘疑冰焦火日夜煎憂慮無端胸次噴紛紛得喪
爭秋毫利嘴毒澆劇蜂蠆即使高堂廣廈千萬間安
得破顏躋一快吾家季子生頗奇少年性氣稱豪邁
邇來細密學退藏蚊睫作窩云所愛若不炎炎墮劫
塵常見寥寥了無礙莫言蚊睫無所睹半夜炯炯雙
眸在顛當守門何處牢方與蟻蝶嬉遊聊一啜蘧蘧
蝶夢正酣甜杞國何事憂天壞諸緣清淨莽空濶從
他八萬四千毛孔無芥蒂至人踵息微更微誰能捨
此別求解君不見尺蠖之屈乃爲伸龍蟠泥中秘靈
怪到來只消一滴水排山倒海風雲會高視乾坤汝
具眼令我張目生感慨因之欲擬逍遙篇強作狂歌
年已艾

雲間訪陸平泉宗伯偶得四律

裹粮十日我何尋傳得雲間太史心老更無瑕人似
玉言因同氣利如金名園穿徑親歡笑高閣排空望
廣深悟來處處寰中意不學機雲但賞音
十年不見覺初圓消盡矜躬返自然白酒飲人情似
水黃花伴老日如年君從淨密明禪脉我坐粗頑墮

世緣翻憶紅顏朝氣銳讀書中秘得隨肩
兩日春風坐太虛惺然勝讀十年書獨潛鱗角龍興
兩爲得源流水到渠不發狂言惟嘿嘿絕無他技只
如如試從道氣占眉睫縱有閒思也破除
一見開懷撥霧天臨岐還上象山船深衷繾綣渾忘
醉竟日逍遙半是仙酬答不嫌摩詰病浮沉頗訝子
雲玄索居久矣須人鑑慚愧蓬心覺爾賢

雲間贈莫中江方伯

憶共爲郎早策鞭只今相見貌依然林間耆德八旬
海內詞宗五十年博讀典墳探古蘊掃除蹊徑出

新篇看龍馬精神溢松栢冰霜節更堅

西林寺同莫中江方伯宴坐

來參長者不衣冠幸得同心禮數寬長揖清風堪絕
俗旋供香飯且加餐歌成白雪希人和席對黃花向
寒聞道超宗名籍甚問君欲乞鳳毛看

徐少濱光祿七十

十頃波瀾泱水源風流王謝相門孫舞衣繞膝兼鱣
鳳勸酒當筵揔弟昆喬木舊居思世澤大官新秩奉
明恩太平叨與君同齒移手林端聽鳥言

詩餘

秋夜二首

蝶戀花

獨坐不知身是客，雨送秋聲，暝色千山夕。數莖短髮
那禁櫛，一霎流光便成昔。休笑田園生計窄，新買
南山箇裏乾坤，各夢破松陰。眼凝碧，從他雲染衣衫
白。

蒼蠅投網，蛾投火，只爲營營惹下。忘身禍，鶴猿天伴
應招我。活計尋思牛角坐。居官不似休官可說得。
難行笑殺何人，果家住吳門，身住楚鄉心。一點隨雲
坐。

秋夢

沁園春

歌枕驚風，薄帷鑒月，軒窗半開。聽一聲兩聲，吟蛩未
了，三點五點，殘漏勤催。宿世難忘，羈懷易動，白髮堆
飄入夢來。留連久，恍舞衣再就，梳角重回。而今跋
涉瀟湘，倚門正那箇，眼徘徊。記孩提學語，喜聽唐句。
相思一夜，忽見慈梅，心緒纏綿，形容枯槁。天地安能
管此哉，不獨我想人和情老。今古同哀。

寓目

謁金門

雲亂上，化作鶴衣仙掌。逗殘破，碧橫清曠，黃鸝飛來
兩。放得平空景象，置我此身天壤。任從低俯，兼高
仰，一段胸中賞。

秋懷

水龍吟

微涼亭館新秋淡烟和雨黃昏候簾外鐘聲燈前蚊
陣昨宵今又浴罷偃堂靜時聽几閒拋宇宙怕一彈
指間光景無多依舊紙窗蠅逗年華滾去人生看
日輪太空長走形容吾老舊游面目一般都被駟馬
高車誰來嚇我蠻爭觸鬪更多思可禁百轉千回影
和人瘦

旅館

西江月

早起雨餘紅日晚來暮外青山四時清受幾多閒白
日何勞羽翰
昨夜入微寒覺得光陰暗換

雨夜

醉桃源

一簾疎雨落秋聲人在武陵城夢斷閒愁疊疊生殘
更分外明
垂白首解空名尋却野鷗盟款段乘時
肯也輕莫看跼為驚

夜行聞蟬

卜算子

天暝四山蟬暗裡秋無數東邊吟斷續未成接得西
邊補
暑往寒來有恨無今古咽盡流光不為停何
事空如訴

同楊魏村少叅登桐君山
臨江仙

睡裡釣臺相失了尋仙且上桐山亂峯環合碧波
笑携黃鶴伴來坐白雲間二十年前游此處趨
猶憶紅顏而今狼籍鬢垂斑愁殘今古夢看破利
名

詠釣臺

前調

山色重重橫翠黛中開一派江流狂奴得意下漁釣
手探銀漢縷影落碧波秋多少南陽攀鳳客故人
獨着羊裘若生物色遍滄洲帝旁牢睡足天上使星
愁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三終

因謂天地間只有一精神充滿仙佛之徒全挾此誇
世雖一技一藝如解牛斲輪非此則不奇絕下至妖
狐山鬼能作恠幻者亦是盜此一隙靈光簸弄不然
則泯泯焉爾先生曰得之矣先生嘗選漢魏以來古
選歌行絕句律詩各若干首龍溪王氏名之曰二妙
集蓋用白沙語謂其理法俱妙然要之無二也集成
而世無好者余嘗過武林遇上虞徐龍川子曰盍刻
之以廣其傳余曰如人之不好何徐子曰雖然姑刻
之先生於七言律絕揀選尤嚴余因刻此一種併增
入先生所作分十二卷而識昔所聞以題其首每卷

復以鄙見綴一轉語於後使世之觀者反諸性情之
正以求其所以自得且一掃談詩者之障礙庶幾古
雅復見於今矣若曰刻畫爲人剪裁爲花以爲自得
非余之敢知也

重刻擊壤集序

太音希聲有餘音焉雖然太音不終希聲也始於無
聲散於千萬聲聲苟得乎音之自然則猶無聲也知
希聲之有餘音則知千萬聲之爲無聲其妙一矣言
心之志者曰詩詩之末作志在吾心當其不言非爲
不足詩之既作志在於辭雖曰已言非爲有餘何者
謂其出於自然也彼詩家有所謂法者夫豈離乎自
然哉自太音之散於千萬聲輕清重濁相生相間不
得不然而音之法具矣自人心之見於詩辭開闔首
尾有始有卒不得然而詩之法具矣詩因心生則
謂之無詩可也法非外得則謂之無法可也世之摹
以以言取古爲法者末已有宋邵堯夫先生游心高
明包括萬象與造化爲徒既有得於無言之詩則其
吟弄風月玩侮一世千變萬化皆其自然所謂詩而
非詩法而非法者古今一人而已先生嘗曰刪後
詩蓋以自况也故以擊壤名篇夫擊壤而有聲是也

其從生乎世之不知者或病其率易其知者亦且
與品題以發其豪傑之胸襟云爾至陳白沙子
始以匹杜然猶曰別傳也而余師荆川先生乃贊其
法之兼乎少陵豈非獨得其妙者與先生以善其無
善本且諸體雜出命余分類成帙而以屬江陰黃吉
甫氏刻之刻成吉甫仍謂余宜題其首嗚呼余豈知
詩者哉

續刻善卷寺集序

儻忽謀報渾沌之德鑿七竅而渾沌死然則渾沌
之竅渾沌之病也雖然有翕聚則有發散假令儻忽
不鑿渾沌能無竅乎能常存乎天地之竅發於山巖
豁洞天地一病也然靈氣鍾聚數千百年而一闢於
是澆漓變幻見種種奇眩耀耳目世傳謂之洞天
此於人類中之仙其重於世久矣結繩之前洪荒太
古一渾沌也風氣漸開六經作矣聖人豈鑿竅者哉
後世能言之士作為文章詩賦以所長鳴者代不乏
人其遇山巖豁洞必有題詠篇什山巖豁洞鑿地之
竅文章詩賦鑿人之竅人與天地參故地靈人傑各
以其所得之多寡互為輕重地之所得者多則其人
因地以重人之所得者多則其地亦因人而重昔人

所謂交相贊者也吾宜善卷洞啓於周幽王時奇形
恠狀玉柱靈根融結千古一旦始出登其外峭如也
入其中曠如也其勝冠絕東南故東南之氣是洞之
所得者爲多自初闢以來至南齊建寺于今數千年
騷人墨客題詠篇什不計其數然卒未有增茲洞之
勝者蓋人之所得不能與洞爭雄也雖然人心之靈
各有一竅其描寫洞之勝亦各以其竅鳴則又惡
可廢也弘治間寺僧方冊始哀其集刻爲十卷自此
以後復積歲月今僧廣墳恐其淪失也續刻二卷凡
若干首求序於余噫此特其餘耳余爲之序亦土苴
也若夫稟上智之資發天地之奧非通靈明哲者不
足以與此而余豈其人哉

貴州戊午舉人同年齒錄後序

余生二十五而舉於鄉又十九年而司貴之教以交
輪選其士由是貴之士從有司舉者三十人自余鄉
舉時齒於同輩一百三十五人之列以六分爲率而
長於余者五焉同輩則以年少視余今貴之舉者三
十人其齒與余相若者曰甘生閣一人餘則皆少則
余固類然乎長者也由今觀昔倏忽幾何自少至長
志欲立而未振業不脩而日衰即使再歷數年長且

老焉其頽然一故吾可知已余方抱此憾討生輩乃
次第其同榜之齒來乞余言余安得不以自憾者爲
諸生言之蓋余之始仕也余師荆川先生嘗以不失
秀才面目爲戒余謂不失秀才而目則易不失本來
面目則難先生曰麤塵細塵捲歸一塵秀才面目即
本來面目也余因是以思之大凡應接順逆變換不
常者所履之境耳然我之爲我者因之以遷焉則物
有以勝之矣士當窮居閭巷齒於鄉里安少長之節
畜妻子足衣食之外天下之物常若無用而不願其
歸一旦出而後仕志高意廣耳目之好遠境而增其
知鄉之長老昔之所乘伏而卑屈焉者反欲凌駕於
其上其誇詡官祿警絲之在染不覺其入焉其情然
也彼能卓然自立漠視榮利窮達一心者鮮矣若是
而可以爲易乎哉余以先生之教反求者十年雖歛
華就實不敢以意氣加人然矜持束縛如與敵鬪卒
之志不振而業日衰不免後時之憾焉余是以有愧
於先生今諸生固少其進而如余之齒也亦倏忽間
耳其又可不以余爲鑒蹈後時之悔耶則舉先生之
言以爲諸生告可也夫古之道誠重乎齒然以齒受
人之重者計時度日不少自恕四十見惡五十無聞

則以槩其終身故立志脩業者尤在於強盛之年余
之憾既無所釋矣諸生勉乎哉苟謙讓以齒諸人也
惟恐其不後志業以脩諸已也惟恐其不先則廢乎
不失窮居閭巷之素其造於道義也不難矣即進而
如余之齒也何憾焉諸生其無以齒尊我吾將從而
後矣乃若後姓氏之榮敦世講之好則諸生事也尚
何俟於余言

江西武舉錄序

嘉靖甲子孟冬江右武試屆期值巡按虛位大中丞
公檄諸司舉故典且以其事上請

天子若曰海寇弗靖朕方因鞶鼓思將帥爲我紓南
顧憂汝鎮撫洪都得才是亟余汝嘉其從汝請公承
命益恭事益隆重百執事罔敢不恪集十三郡士
如制試之拔三十七人且刻其姓名若文爲錄公復
授簡於和命序諸首序曰天地間氣剛勁常在西北
柔悞常在東南南以大河之南較大河之北則柔悞過
半以大江之南較大江之北則柔悞過半剛勁者奮
發而多武柔悞者委曲而多文岷山之流汪洋澎湃
豫章當其南山川草木佳麗秀發其鬱爲人文者耳
目睹記然勇畧果敢之夫則不競於世且戰鬪攻殺

擊刺之事非遇敵不可嘗試 國家承平日久天下
貴文賤武介冑之士化爲衣冠作揖遜偃儂狀江西
鍾柔悞之氣兵革不素習而又揖遜偃儂以爲高則
積弱益甚異時閩廣餘孽盜我邊疆皮劉荼毒民視
其父兄之難亡走不救豈地與時使然哉雖然信若
是則江西之士果盡護民果不可用乎蓋爲地與時
所限者凡夫委靡之習也地與時不能限者豪傑特
達者之志也爲地與時所限而怯於戰鬥者法廢也
地與時不能限使悞者奮勇弱者致方法行也氣無
剛柔志鼓之則振人無強弱法驅之則亦振子曰匹
夫不可奪志况豪傑特達之士哉亂定難報主以爲
忠而後已夫誠有忠勇不貳之心則亦何堅敵之
有驅市井子弟三令五申約束既定則以冒白刃赴
湯火惟吾用之志者所以自立法者所以律人二者
出於地氣習俗之外所以變柔悞爲剛勁者也昔留
侯貌如婦人淮陰受少年之辱惟其意在報韓滅項
故楚疆秦掄拔山蓋世之雄如擒嬰兒可謂有豪傑
特達之志以吳兵之短小將之以孫武輩則五戰而
楚不能爭以越兵之柔脆將之以文種輩則有六千
君子備戎陣以伐吳此則法令嚴明效驗彰彰著矣

莫越非大江以南人耶諸士生長于斯其武弁世受國恩其良家子弟食土之毛秋毫皆

帝力也茲既由武事進不得以風氣自限况臨之以中丞公申之以朝命大非貴文賤武之比於此時而不以豪傑特達自待非夫也夫豪傑特達者以志帥氣而齊部伍嚴號令則必以法制人然欲法之行必得衆歸附欲衆歸附必以忠義信之大將苟有報主之忠誓心天地賊不俱生則三軍一心視白刃水火即柔慊怯弱之儻夫皆爲怒髮上指之壯士矣諸士其勗之哉諸士果有此志則北滅匈奴南俘烏寇俾天下曰是某中丞所拔士也不亦壯乎嗚呼諸士可以躍然而興矣

湖北民隱錄序

湖北道事按民版籍十亡五六其存者固於征徭徵繼纍纍家有四壁身無完膚如病瘵之人無可醫藥且夕且死公曰噫吾民也何以至是乃下令寬宿逋捐末務減冗食節浮費凡一切可緩可輒以便宜予民公又以節縮於一身者其小惠未徧遂悉心體訪以求民瘼復參考案牘究其本末於是湖民受病之源了了然如燭照數計公乃以經濟

之才爲之調劑救藥如庖丁解牛悉中軌窾游刃有餘以是請于諸臺臣諸臺臣輒報可蓋凡昔之爲民害者十去五六農歡于野商悅于市流亡者幾復其半越二載公轉秩去邑大夫士哀其所議稿爲兩卷題曰湖北民隱錄將以遺後人且書盛美也嗚呼民何隱哉亦在上者之隱民焉爾已蓋自幽遠小民困苦萬狀不能自直於府縣監司之庭是隱於下而不達者也自幽遠小民顛連無告其情盡然可傷是隱於心而可痛者也彼不達矣爲監司者不以上聞使六阻塞謂之曰隱民之隱彼可痛矣爲監司者視如秦越人無所動念謂之曰不隱民之可隱夫隱民之隱與不隱民之可隱固難以居監司乃若知其隱而達之且隱之者則又以勢之不得盡遂護曰是非我可專爲或慨然有意任之者則又困于才力弗逮即有所建白皆莫得其要領掣肘難行此其心雖隱民卒無所補以余所見及余所自爲者竟坐此病此余所以服公之識也湖北徭賦舊有定額民不甚病而亦無大隱其後藩府分封則增祿糧其後苗叛添設十三哨堡則增軍餉自是官司差役晝夜不息費出無經民告竭矣近年以來採辦大木砂金部使者

督責甚急民於是乎大困公悉念曰此民隱也無以
達之不可達之而不求以處之又不可今觀錄中一
田二稅以議處祿糧微折色掣民杜以議處軍餉陳
違計以禦苗夷罪公差以蘇驛逆觀砂金之說則知
土產之原無觀林木之圖則知險阻之可易若公者
其知民隱而隱之且慨然有意而其才足以任之者
與公在湖北暇則率諸生講學又建稅益木則例諸
生相與肖公像羅拜諸商人亦立碑記公之德其他
善政尚多而余之所及者錄之所載也余愧公之能
而繼公之後止能按公之跡期於勿失而已此外碌
碌尚未有建明以余無隱民之心則不可有其心不
無其才則余方以求助于人邑士大夫其有以告我
哉余於是錄所在携一帙自隨庚申寓武陵公署偶
暇因為之序

重刻陽明文錄序

天地萬物一體也天下四海一人也聖賢為天地立
心為生民立命者何生民之初莫非一體繼而軀殼
起念人我分見流轉不已結習日深岐而為二三又
岐而為什百千萬愚者冥然無所知識其於大道如
夏蟲之疑冰也偏者得一察焉以自好其語大道如

井蛙之見天也不有先知先覺者知之覺之則如昏
夜求於幽室之中其何之矣故曰聖賢者時人之耳
目也時人不能盡耳目之用而聖賢爲之耳目心由
此存命由此立然後大道昭明而乾坤不毀雖然以
聖賢之耳目爲時人之耳目奚止千里天地萬物一
體也天下四海一人也苟聖賢得其耳目而時人不
得其耳目則聖賢之耳目惡乎其全故曰誠者非自
成已也所以成物也明德新民豈二物哉伊尹以覺
斯民爲已任蓋非任天下之重乃其所以自任也
明興當 聖治之隆先輩人才彬彬濟濟可謂極盛

似於狂者取其進道則可以之倡天下而使人
從之則不可况學之者未得狂者之高潔而先肆爲
無所憑據之論則亦將何所不至哉先生深爲此懼
故窮理踐履一尊信晦翁氏而發之於言若立朝之
奏議家庭之教誨與夫朋友之講學有司之論政皆
出於躬行實得而無一字之侈說參于其間由是而
下學上達見明守固蓋既無拘象執噐之陋而亦非
專事良知以鍊起悟焉者其諸言行相顧爲中庸之
道者耶和少寡昧不敢爲放言高論及聞先生之學
意甚鄉往以爲不肖如愚者循是以往終無失也每

以不及見先生爲恨茲嗣子諧刻先生之集以其序屬余嗚呼余不及見先生而得托名於先生之文焉其亦可以無憾矣

陳梧岡先生文集序

歲丁巳余視學貴竹始識梧岡先生先生者今時正人負海內之望者也余既接先生見其碩大光明剛方嚴毅不假人以詞色余亦素耻作妍媸狀先生於是以前爲同志暇日後先生推求藝文道古今作者之意間有合焉先生則又以余爲知文乃盡出其著作示余余讀之若河伯望洋茫然自失蓋先生少聰慧絕人過目不忘頃刻萬言思若決河庶幾乎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先燁也余嘗謂文非虛器將以達己之意而文之於言達己之意者所以形其實得之際也至其文之於言則情蘊強記參互古今其取類也遠其用物也多二者兼焉乃可以立言而傳諸不朽子曰辭達而已矣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世之作者衆矣何傳者之少也意未達而其言不文也凡人之意皆起於所實得苟未能蹈道履德而爲取道德以爲言彼知言不托於正則不可示後然於得之際既歎則將以何者達而爲辭言不文者乏

探索之功而尚鉅命之體摘章摘句割截破碎比如
越羅綺錦寸寸而裂之又寸寸而縫之尚可以爲衣
乎夫內無得於身心則其源不深外不資於物類則
其蓄不盛若是而文之不傳也宜矣先生光明剛大
之氣培之既久遇事有作直書胸臆其意自見生平
於外物一無嗜好惟廣聞績學政務之餘手不釋卷
或中夜不寐燃膏繼晷網羅諸子窮深入奧非但剽
竊於章句間者故其諸作若不經思而文采煥發自
成大家余竊取而論之謂其意達而言文詎不信哉
先生別有詩集其門人王某氏已爲之序茲以文序
古云文章與時高下余讀吳文肅公集作而言曰此
盛世之長技大雅之餘音也其時之所爲乎我明
高皇帝啓運經天緯地獨擅千古沉浸涵郁百餘年
後至成化弘治間而極公之出世正際其時筮仕入
翰林讀中秘書其師其友皆專門名家宗工鉅藪也
公復嚴於自守慎其所與其業之也精其蓄之也久
故發爲文章切實而不虛篇各一意不相蹈襲其詩
吟咏性情能言已志艷詞綺語剜削殆盡卓然自成
一家當時何李輩出號稱善鳴膾炙人口見者驚其
爲洪崖峻壁炫耀耳目也而公獨守故步泰然自得

若清泉白石把翫不足公可謂篤於自信不願乎其
外者矣余得公集以示友人王孚齋君君然余諗且
舉集中徐少師狀有云公學問純正爲文一以理道
耻雕斲公之所以論少師者乃其所以自道也嗚呼
其確論哉公在詞林時徐少師實秉國鈞主文柄
而公亦同考順天一時名士罔有遺者其式文家傳
人誦至今不衰夫時方隆盛而二公同出吾邑左右
後先天之生材豈偶然哉余忝邑人生於公後六七
十載世變風移爲文者雜出於諸子百家以尚奇崛
爲詩者幽深窈渺或有取於禪語以爲玄機即余亦
不免於習俗漸染使公而生於斯世其斷然不爲可
知已君不我與乎
仰止前修仰止前修仰止前修仰止前修
刻文刻文刻文刻文刻文刻文刻文
嘗付梓嘗付梓嘗付梓嘗付梓嘗付梓嘗付梓嘗付梓
余曰此余曰此余曰此余曰此余曰此余曰此
刻焉而刻焉而刻焉而刻焉而刻焉而刻焉而
特其十特其十特其十特其十特其十特其十
之一爾

讀君伯常集序

錦衣戴若伯常與余交垂三十年矣其貌恂然忠

信士也始而刻意行檢紛華利欲泊然不宣于懷既
而有意於道通交當世賢人君子謀或性今之要躋
躋不愆其好善一念出於天秉於此則入曰性命道
德所以經世也苟不達時政則不達時政之要故自
古今人物以至 國朝典制之於世也其於
是以其得於心者敷之於言其於世也其於
外宇宙事即性分事世人入心入目而論其有
偏枯狗象之弊而或君若之
間以所著作示余余
者締一辭繪一句極力
際反非然焉與古人立言之旨甚背戴君之言不事
雕鏤不物繩墨要自胸臆流出不借耳目於人雖其
論議評品未必一一合於聖賢然謂其無得於已不
可也君好學日新未見其止純其心益握其竅窮其
事益深其源以之立言其有不至者鮮矣余尚得而
見之余既讀君作因書是說於首嗚呼余之所期待
於君者豈淺哉

李氏族譜序

余外家李氏邑舊族也夫舊族者非必其有富者顯
者而稱之即未嘗有富且顯者而為邑人所指名隱

然如喬木之在茂林可望而不可攀蓋其源遠矣彼
暴發而卒富貴者謂之盛族可矣將以稱於邑中曰
舊族則未也吾邑自國初來稱舊族者曰蔣曰李
不過三數家李爲吾母氏所出余爲童時聞母氏談
外祖兄弟及同堂兄弟聚廬而處友愛篤至即一菜
餚未嘗不同食坐間每舉一二富顯家或禮數不闕
或僭侈過度輒傳以爲咲而因以戒其子弟不惟無
富貴之念而羞稱之若此其所存太樸之風忠厚之
意可想見也何愧乎爲舊族哉夫舊族必有宗宗也
者所以收族也宗必有譜譜也者所以明宗也族有
不輕出余以心慕之效焉君名重士林值時制選士
於學校督學者以君名應始就公車後竟屢試不偶
余仕乃在君先余能不愧於君哉余任爲禮曹再至
京師君始就職銓部授廣州龍門令親友在都門者
咸謂余當有言噫若君者余固不能無言也自余稍
有知覺以來所見者有二令焉其志操淬礪其心不
欲作流俗吏慕漢循良者所爲然一則高才而畧于
政一則小心而煩其施總一縣之衆聽于一令政有
煩簡事有緩急緩者不嫌于簡急者不厭其煩斯政
體也彼高才而畧者不問緩急一歸之于簡其弊使

鄉里小民身被盜患至不能自直於縣令之庭小心而煩者自人犯笞杖法以下爲之毫分縷析若櫛髮而理絲焉事有大於此者精神耗矣鼓舞倦矣其勢多壅格而不行夫以一縣之政若詞訟錢穀盜賊諸課相湏於令者何殷而望令以治者不勝其繁且多也湏之者殷而待之者簡譬之牧牛羊者不求其牧與芻也可乎不可也望之者多而待之者煩譬之以一人牧千羊必一手與之芻牧也可乎不可也由刑所爲則奚用令也由後所爲雖縣設十令不足也故君子致謹乎重且大者而煩碎者或不暇詳何則

也

使操縱之權在此則令猶

也
下民以爲緩令以爲煩監司以爲簡者則亦有以情言乎上而已夫宣上意以行下者令也以下情而上達者亦令也其行乎下者有緩有急則其達乎上者可不以情告之乎告之以情而不惻然爲民動念者則監司之過也嗟夫煩簡之難其難在已情法之難其難在人令胡可以易言哉人皆謂李君文宜高第才宜大用于時乃官不過一令治不過一縣爲

惜余謂君子之樂近民者莫若令其所至難爲者亦
莫若令令苟能稱其職則上焉居清要之地其不稱
鮮矣使地居清要生無益于時死無關於後曷若一
賢令哉李君於世故素號練達持身甚謹而處事甚
周茲行也其能適燭簡之宜審矣其通上下之情必
矣其爲賢令也信矣昔王烈以布衣化盜陳寔以太
正長著名此其職猶未若令也其聲望赫赫照後世
如此彼以一第爲君少一階爲君借者非知言者也
君往矣余將見君之令名當在良吏傳而余雖非居
清要貪祿備員於世一無所補其能無愧於君哉
於孝游夏高弟也然或不足於敬或不足於色盡孝
之實游夏且有愧焉如此彼從事外物者在我據之
以爲功衆人誇之以爲盛則一有官爵者而已矣一
當人公子而已矣官爵在天者也官貴非人所素有
也則夫固窮君子啜菽飲水盡其歡者終身不以孝
名矣彼微富貴之貧者侈赫奕一旦時移勢歇賓客
散去門館寂寞昔謂之孝今將被之以不孝之名矣
噫實德衰而繁文盛太朴散而矯僞興亦何怪其然
哉然則今之孝者其無乃孝之衰與吾友王君世新
自其少時一言妄出則赧然耻一行不著已則赧然

耻既又知外慕者爲可厭直欲以其身爲流俗之障
其獨行其志而惟恐墜落凜乎如以一髮引千鈞而
臨乎萬仞之淵也其歛華就實而不使喪失兢兢焉
如懷明珠拱壁而夜行於塗也惟其內有所重故在
外者輕舉不能奪吾所好故其重乎內者益專君少
孤依母夏孺人以居始君之父陶軒公佐其父朴菴
翁以勤儉起家孺人遵其指不少爲紛華習甘心澹
泊既而朴菴翁父子相繼淪謝家遂中落孺人怡然
處之無戚容即丈夫能處順逆者非好也王君事孺
人先意承志自饗飧外囊無餘財而孺人愛王君特

甚君不識人間有勢利事者母子之間嬉嬉愉愉其
相與樂其壽豈世人所能量哉向使王君榮祿養親
鍾鼎肉食而誠心愛敬或不能盡如今日則自孺人
今日之視王君者視之不知孰多而孰少也吾觀孺
人不難於由富而居貧則其貧賤之無慕乎富貴可
知矣王君歲噐待時出而大用固其餘事然於奉養
也得之也奚以加不得也奚以損乎雖然王君此心
在王君自知之者無事勉強無事掩飾性天呈露習
氣消除千古相傳在游夏以爲難者王君王君其母
以所能者自矜而以不能者自勉可也於是孺人七

十餘爲文以壽之如此勉王君且因以自勉也

壽靜軒曾先生七十序

凡人之樂而習焉者必其志之安於是也古人於一藝一業志苟在焉則終身習之不厭即榮寵聲利不足易也故能用志不分而各以其身幹天地之事合人之法則以習而移矣童而見聞焉有所謂學校鄉舉者則羣一省之人而奔之長而應舉焉有所謂高第美官者則羣四方之人而奔之其有能自足其習而無外慕者鮮矣苟有自足其習而不從事於世之所榮則鄉黨相與羣聚而笑之曰是何爲此而不爲彼也噫習之移人亦可怪矣夫人以一身而參天地爲三才豈假軒冕勢位而後足哉蓋必有所在矣農工商賈各事其事耳目口鼻無愧於爲人至於天文地理醫卜各專其精而發其志則亦可以終吾之生矣昔漢之宋大夫賈博士早歲登朝磊落自負一見司馬季主則噤口低頭卒不能出氣何者彼固安於習而能以其術通天地之理者也其視軒冕勢位猶塵土糝糠也而何足以介意夫以季主視今人吾不知其所言云何使今人聞季主之論其羣聚而笑之必矣余嘗感古今之變求賢人之隱於下位廢幾如

季主者事之而不可得乃今於靜軒曾先生見之公少孤而性聰慧作書記誦絕出羣輩公乃棄舉業不事專心農圃併治醫卜百家之學蓬戶終身若不知有人間富貴者公子雙羅君文學穎悟弱冠舉於鄉就試禮部一再見黜即承公命祿仕居貧居卑若無意於尊富者夫以公之才盡其所長豈不能與一省之人羣奔而取勝以雙羅君之學待時而動豈不能與四方之人羣奔而取勝而公父子各足其業斷然不移此其志必有所重習之而安焉者矣夫不移於習者其行必無所辱有定於志者其氣必有所伸余身及公而心與公同省雙羅之為人於世之所趨者則避之惟恐不深於世之所忌者則言之有所不顧余既已竦然異之君間爲我陳公之行有足多者如於季父也報過於施於舅氏也捐地以葬於親戚也脫簪以周其喪而於其相知也然諾意氣死生不二足世之所尚者公既薄之不爲而公之所重者世欲易之不可豈季主所謂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者與維是公年七十雙羅以余爲知己偕同僚阮君乞余文爲壽余未見公而進言如此使公聞之其以余爲不溺於俗而庶幾知所重者乎抑以余爲

宋大夫賈博士之徒異日見公倘有以語我使余噤口低頭而不能出氣矣乎

壽尊師後齋潘先生七十序

古者天子之事老也饋醬醢爵割牲撝干相與周旋揖讓於國學之中然其意之所重不過教人以孝弟而以天子之尊先之也漢初有孝弟力田之科其後寢廢而重經師彼經師者各以章句訓詁專門名家往往據三公之位而決國家之疑其教授弟子無慮數千人而其列於學官也至久不廢然孝弟行則士皆敦本尚實而風俗歸厚至於經師所稱引大率纖然自其卓立之時而已知其汨沒自其衰末之時而已知其放肆何也彼之所事者非心而事者皆景也景之在前一善一惡生滅流轉而逝善不存俄而景以情遷精神衰而鼓舞倦身者意味索然則惡者則惡而善者亦泯於善人以善惡而疑其素不知自其素而可以觀其素則謂事立為汨沒謂檢束為放肆非過也言其素所得者然也夫人當立身名節之時一念意氣直與古人為徒其視聲利放肆者為何如人而卒乃同歸焉豈非不知事心之過歟誠使知事其心則操存舍亡一念之精明常覺其收之

未盡而放之多端故神竭力以之終身蓋無時可已也而豈若身名氣節之有窮且變哉惟此學不明而人之執象爲心也雖有卓絕之志高世之行矜持於壯歲而墮落於暮年者徃徃皆然此補菴先生之所以爲難也余始識先生時先生年已五十學成而名立余未知其爲心也及先生仕爲戶部權稅江州既以清白顯名未幾而乞致其仕高風完節可望而不可攀而余猶寄以詩曰一官罷後試看心蓋猶恐其斯之未信也比先生數年家居屏棄外務其於故所蓄財帛一切不問而專事於身心性情之間外則確然不污而中則日進無已余乃見先生之心矣蓋清白於官守而退避於仕途此勉強於節行者可能也努力於少壯而奮迅於既衰非知學者不能也先生親賢取友志非不在立身口非不言名節而余獨信其心者自其不變者觀之也立乎聲利放肆之中而回狂瀾於既倒出乎身名氣節之表而收奇功於一源若先生者豈非難哉先生今年七十吳中名士爭以文爲壽先生謂余不可無言而中丞趙華齋公撫臨茲土高先生道義亦以書屬余文壽之余謂七十壽矣而世所常有不足爲先生壽獨其努力於少壯

而奮迅於既衰知所謂事其心者以振薄俗而明學術是可以壽先生已以是復於先生併告中丞公不知然乎否也

壽右臺芹山陳老先生七十序

授之以文武之具投之以煩且難鋒起而應之未幾而屈且折焉此少年不更事者之爲也授之以文武之具投之以煩且難笑談之間指顧而辦然其思未熟而取快一時者元氣陰以消耗此高才而慮不周者之爲也夫其年資才力足爲世用而事不更而慮未周則用之不危於有過若是者使之困頓於盤根錯節以出其踟躕四顧之謀鬱塞於微結糾纏以深其排難解紛之智所以老其才而用之也今

天子之於大中丞芹山陳公蓋不爲無意矣公壯歲從仕歷文宗而進至方伯不可謂少也而

天子試之則更授之郡縣凡十年而復顯公才望素著經歷久而諳練多不可謂不熟也而

天子試之則俾之屈蠖泥蟠凡再挫而未已譬之造化之於物花草之濃艷者隨時消歇而飽厭霜雪培植之於歲寒者松柏也大冶之鑄金鑪錘一施鉛氣盡淨而百煉愈精者真金也余嘗官南曹而公爲司

徒亞卿既得以觀公之政其後余再過淮而公以右
臺督撫則益以知公之詳公之爲人大槩風采峻肅
而持之以凝重之思綱紀難犯而兼之以綜理之密
其鋒不可屈折而其所振舉者皆永遠又大之規彼
少年有才者束手退聽而公也卒爲老成典刑無愧
於歲寒之松柏大治之真金焉揆其所就豈非困頓
鬱塞之餘亦爲之助與然則公之有益於時爲天下
扶持元氣者皆

天子有以成之也公之先以交趾歸化比於宋之錢
氏錢氏族屬至今顯於吳越間公之後蓋未可量也

